

緒論

一、問題之緣起

世論道家，慣稱「老莊」，「老莊」連稱始於《淮南子》¹，繼而有司馬遷的合傳，及魏晉三玄清談與莊學研究，基本上確定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至今，仍因襲此觀念而未改。因此，《莊子》經常被作為老學的延伸。然而，書中最常出現的人物並非老子，而是孔子；且全書中的儒者不是只有他一人單獨出現，孔子周圍還有許多學生的面孔，他們在書中並非只是孔子身旁的擺設，如顏回、子路、子貢等人，紛紛現身與孔子對答、對辯，或是單獨與莊子作者群擬出之人物應對。²

關於《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的議題，目前學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大約都已經注意到孔子在書中的出現是一種有意的安排，而非偶然，這些學說概分三類：

(一)、詆毀醜化說

此說淵源自《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³

依據百家爭鳴的歷史環境來說，莊子作者確實有可能刻意讓孔子上場替道家代言，借用孔子的知名度，抬高道家學派的能見度並推廣其學說。與此說法相同者還有：

¹ 劉安(著)、劉文典(編)：《淮南鴻烈集解·要略》：「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704。

² 依今本《莊子》初步統計得知：《莊子》中，老子出現發言處凡十一次，而孔子與其弟子出現發言處凡四十餘次以上，因不同判斷因素而略有不同，詳見今本《莊子》，並參閱高君和《論《莊子》的人物系譜》：頁203-206。

³ 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三家注》，台北：七略出版社，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1991年，頁859-860。(以下作者簡列司馬遷)

全書中對孔子形象刻畫可分幾大類：一、批判儒家思想的工具；二、道家思想的傳播者；三、絕聖去智、通達於道的實踐者。…全書除了對孔子與儒家大加撻伐之外，亦將孔子塑造正面的形象，但這並非莊子真正的讚美，反倒是對孔子的嘲諷。⁴

由此解讀，則像楚狂接輿之言，是對孔子的嘲諷，透過嘲諷而達到醜化孔子的目的，此類說法指向同一終極目的，無論莊子作者時有讚美與否，都是一種嘲諷，都是透過詆毀醜化的過程，打壓儒家，抬高道家，就算孔子時有類似莊子的用語，這種代言，最終也是達到醜化詆毀目的的一種手段。另有以下兩說持相同說法：

《莊子》之所以用很多筆墨大肆渲染孔子強行仁義而四處碰壁的窘境，無非是要說明孔子的仁義學說違背了人的自然天性而根本行不通，這是《莊子》作者將孔子塑造成固守仁義的迂腐者形象的緣由。⁵

本說站在先秦儒道衝突的立場上看待書中的孔子形象，並認為莊子作者由否定孔子、重塑孔子，實現其抑儒揚道的目的。此說將儒道衝突絕對化，將兩家的對立視為必然。如此說來，莊子塑造孔子的目的就是為了打壓儒家，那又何必大費周章去形塑各種不同的孔子？又何必由孔子與顏回引出修養論之要義：「心齋」與「坐忘」？是以此說有空礙難解之處。關於莊子改塑孔子形象的看法還有一種：

目的在於借助貶抑折損孔子的原生形貌來消解其所具有的神聖光環，淡化儒家學派在當時的影響，以此來抬高道家學派，宣揚道家的思想觀念。

6

此外，方勇認為「司馬遷的『詆訛』說，還是大致可取的」⁷，此類說法指向一

⁴ 莊文福：〈《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探析〉，《馬偕學報》第3期，2003年，頁262。

⁵ 李霞、李峰：〈從《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衝突〉，《安徽史學》第1期，1996年，頁17。

⁶ 羅建新：〈論《莊子》對孔子的改塑〉，《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第21卷第3期，2003年，頁62。

⁷ 方勇：〈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與解說者的偏執〉，《中國文學研究》第2期，1994年，

種基本定調：若是在說孔子的壞話，那就是直接地詆毀孔子，若是出現孔子說出道家的語言，就是以孔子為偶人，或帶有嘲諷意味，是迂迴地醜化孔子。持此說者最後都附合司馬遷所言，並堅信儒道衝突的必然，爭鳴鬥勝為莊子作者形塑孔子的創作動機。

(二)、莊化文學說

從文學角度來理解，可能緩和此種對立緊繃的狀態，此類理解方式，並非純然的文學化，主要是以一種藝術角度觀看，此種文學是莊化的文學，此類藝術也是莊化的藝術，在歷史的真實面前，莊書作者為了信而有徵，必須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建構微妙的聯繫關係。

對《莊子》書中孔子形象的理解，一方面既要認識到這只是一個文學形象，不能與歷史上的孔子混為一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一文學形象與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⁸

此說沒有明確指出這內在聯繫實際所指的是什麼，莊化文學的孔子與史書上的孔子當然具有一定的差異，《史記》作者所選取的題材及其預設塑造的形象，一定有其實際時空背景的考量，若抽離此一歷史背景，而純就《莊子》看孔子形象的話，人物形象來自人本身的多重性格，每個人都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語言、想法、態度，並適應當事人當下所面臨的環境，以此回應前段引文所言的「內在聯繫」，或許可以解釋《莊子》中孔子形象的矛盾與衝突性。因此：

在現實中碰壁、抱負不得實現之際，孔子也難免有幾分失望與無奈的心緒，偶生消極隱遁的思想，而這些思想情緒的流露，恰恰成為《莊子》作者改造孔子形象的契機。⁹

頁 50-54。

⁸ 陳品川：〈《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汕頭大學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1994 年，頁 19。

⁹ 張岩：〈由儒而道及道家的代言人－《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第 1 卷第 2 期，1999 年，頁 68。

莊化文學聯繫了孔子的理想抱負與內心不得志的心緒，莊子作者洞見了一個生在亂世，既想珍惜生命，又想拯救天下的仁人，其內心深處不可調和的衝突與矛盾，故莊化文學說，不只解孔、助孔，並補充另一層面的孔子形象，使孔子擁有其多面性，成為古籍中的立體人物。

(三)、儒道互補說

長久以來，儒道是衝突或互補是中國歷經千年的長青課題，孔子與老子的地位爭議為學術思想界的熱門討論話題，《莊子》中的孔子既有道家養生的形象，又有積極入仕的儒者形象，不僅〈人間世〉一篇如此，三十三篇中，據學者統計各篇孔子出現次數多達二十一篇¹⁰，孔子已成主角之一，關於莊子作者如何評價孔子，謝大寧認為：

吾人以為莊子不但未曾鄙薄孔子，甚且根本是以孔子為真人之典型。¹¹

真人在《莊子》中的地位有如儒家的至聖，此種理解方式為儒道互補的說法提出可能，也就是在修養的最高處，儒道其實可以不分，同樣都進入到一種無入而不自得、安時而處順的境界。孔子形象既在《莊子》中得到儒道互補的可能，如此一來，過去理解《論語》中的孔子形象，亟需做一番調整。由孔門弟子所著的《論語》，因為是孔門弟子所著，故能最真實的紀錄孔子形象；又因為《論語》正是孔門弟子所著，在主觀意識下，極有可能盡量地淡化孔子窘迫的負面處境，而保有「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傳統美德。¹²因此可以說《論語》中的孔子是最為真實的也是最不真實的，筆者認為還有另外《論語》不能完整表達孔子的原因：《論語》是語錄體，是以有其表達上的侷限，這點為《莊子》所補充、詮釋，眾學生所聽到的孔子語言不一，故學生們恐怕只能片面的紀錄孔子的語言，而不能

¹⁰ 此說參照羅建新：〈論《莊子》對孔子的改塑〉，《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第 21 卷第 3 期，2003 年，頁 60。另李霞、李峰所著從此說。

¹¹ 謝大寧：〈莊子對孔子的評價〉，《中國學術年刊》第 12 期，1991 年，頁 55。

¹² 此說整理自羅仲祥：〈論《莊子》哲學中孔子思想的定位及其文化學意義〉，《華師專學報》第四期，1995 年，頁 7-13。

紀錄孔子的生命。

莊子作者在塑造孔子形象的同時，賦予其儒道互補的可能，使其生命完整化：

北宋蘇軾在《莊子祠堂記》裡寫到「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我倒以為莊子對孔子不是一個「助」字能概括的了的，莊子是在對孔子的理解、洞察的基礎上，對孔子的一種超越。¹³

之前說到人物形象來自人本身的多重性格，人的複雜性就在於人的想法、態度、語言等表述方式會受到其外在環境的改易而變動，孔子一生經歷豐富，不僅是一位居廟堂之上供人供奉的聖人而已，而且是用其生命親自實踐儒家之學的實踐者，孔子的實踐精神可以作為後世的典範，也因其為一實踐者而非空言者，在過程中，不免困頓，他的生命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以此觀之，莊子作者塑造孔子形象更貼近孔子真實的生命，因為能超越儒道衝突的侷限，是以成就最終儒道互補的形象。

(四)、評三說

以上三說是目前對於《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的基本定調，其中的詆毀醜化說，僅就一部分的表面現象來解釋，以這樣的立場來讀《莊子》，有些部份不能處理，例如〈德充符〉中的一段：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¹⁴

¹³ 曹小晶：〈從《莊子·內七篇》中兩個不同的孔子形象談莊子的思想〉，《西安石油學院學報》第10卷第1期，2001年，頁79。

¹⁴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02。(以下引用簡列

依照詆毀醜化說的見解來解釋此段，必然只就最後的一句話來做評價，但這是不合宜的，因為這種評價忽略了作者匠心獨運的幾次孔子態度之轉變過程，它勢必無法合理地解釋孔子在過程中的態度轉變，相對於這一則的完整內容來說，詆毀醜化說只能指出一種表面的現象，它忽略了過程而只重視結果，只能視孔子為一平面人物或是固定的符號，忽視了其多重型態上的變化。關於這段對話的分析，本文將在後續篇章加以探討。

況且，司馬遷只是據〈漁父〉、〈盜跖〉、〈胠篋〉三篇而以為莊子詆毀孔子，他並不是以全書而論，如果過度擴張解釋，將全書都視同與此三篇相同，就不免忽略了事實，是以偏概全了。因此，第一種說法不能統攝全書，很多篇章不適用此種解釋。

第二種說法是莊化文學說，此說的前提是主張孔子必有其一定的歷史形象，這個歷史形象是展現了真正的孔子。依此而論，書中的孔子所展現的這一種違背真實歷史形象的孔子，是一種文學上的創作，是以三言為方法的一種「製作」。此說肯定其藝術特色，但認為儘管有著內在聯繫也絕非是真實的歷史形象。此說忽略了歷史人物的形象，往往是後人或他人所製造和創作而成的，在《製作路易十四》這本書裡可以發現：「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國王的威嚴是由假髮、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組成的……而我們所崇拜的諸神，其實是理髮師與鞋匠製作出來的。¹⁵」本著彼得·柏克書寫路易十四所帶給筆者的啓示，關於孔子的形象，依然可以看到這種「製作」的痕跡，真實的歷史只能說是層層累積的製作過程後的產物，而若以此種真實否定另一種真實，不僅違背了真實也違背了歷史。

雖然莊化文學說比較能把握孔子面向的多重性，卻僅停留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將孔子限定在既定的某種類型或某種身分之中，也忽視了《莊子》製作孔子之超越的意涵。

第三種說法是儒道互補說，儒道互補是儒、道二家在形成學派以後的整體發展過程，並不限定於何時開始或是結束，可能自今而後依然持續進行，主此說者，即對歷史最為久遠的詆毀說發表不平之鳴，回歸文本的動作開啓了互補說的動

書名、篇名、頁數。)

¹⁵ 彼得·柏克(Peter·Burke)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2005年，頁2。

機。然而，儒道互補的產生並非是歷代文人一廂情願的解釋與調和，而是隱含在《莊子》一書的根本風貌，在《莊子》中的儒者風貌提供了互補的可能，主張此說者，約略觸碰到門徑，可惜始終停留在入口處徘徊。因此，本文的基本立場是，儒道互補的歷代論述始於先秦，始於先秦的證據就在《莊子》。

以上三說各有特色，卻沒有任何一說足以領略通篇，若取彼則此無法解釋，若取此而彼又無法理解，因此，本文嘗試引發新的視角，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方法，並吸收前人成果，期望能得出更好的解釋。

(五)、問題意識——從《穀梁傳》魯定公十年講起

作為十三經之一的《穀梁傳》記載了一段關於孔子的事蹟，這是出現在魯定公十年的頰谷之會，記載魯、齊二國國君會盟之事。齊人欲執魯君，孔子斥之為夷狄之民，齊君致歉，斥退這些齊人，之後：

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¹⁶

這段記載記錄了孔子因舞蹈者笑君而將他們殺掉，不僅殺了還要「首足異門而出」，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一書中兩度提及此事¹⁷，他發現了一個現象，法國漢學家葛蘭言會去追問這件事的原因，反觀本國，宋明以來，無論是儒家學者或是考據學者都有意無意地忽略此一事件。明明存在的記載，可是，因為孔子是聖人，而聖人不會做這樣的事。因此，簡直沒有人相信並重視《穀梁傳》的這個記載，或者略過不論，或者否定它，例如，錢穆的《孔子傳》就認為頰谷之會中的「首足異門而出」應該是不存在的¹⁸。我們可以發現阻隔著後代解釋者與當事人之間的距離，這種既定的觀念導致經典被拒絕於經典之外，被塑造為聖

¹⁶ 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收錄於《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92。

¹⁷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15、頁313-314。

¹⁸ 錢穆：《孔子傳》，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頁31。

人的孔子看似被推向了絕對崇高的地位，卻可能失去了一部分的真實。

作為先秦諸子著作之一的《莊子》，同樣受到此種既定觀念的檢視。帝制時代已離今日甚遠，種種政治背景不再束縛思想，可是，人們的腦袋沒有因此而改變，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承認聖人也有他還不是聖人的時候，聖人也有成長的經歷與過程？如果《穀梁傳》不可盡信，《莊子》也不必盡疑，在信與疑之間的界線，往往只是個人既有的定見或多數人主觀的基礎常識。如果某些定見和基礎常識是遮蔽我們雙眼的「斗篷」，又如何使聖人成為足以追尋的典範呢？

依尋這些思路，反觀《莊子》的風格，它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而真實之中確實存在著有跡可循的部份，虛構之中有部份真實的反映，虛實交匯已達成一種合諧共存的狀態，問題在於《莊子》全書多達四十餘次的儒者言行記載，是否只能解釋為一種簡單的醜化惡行？假如莊子作者的創作目的確實只要醜化他們，抬高自己，就不需要由孔子、顏回提出「心齋」、「坐忘」，依據莊子作者的創作天份，他們大可把孔子與其弟子們製作成同樣的一種固定的形象，不僅無法體會道的境界，也不是好學的、安貧樂道的，因此目前所見書中人物的多重形象，對醜化的目的來說，十足地多餘無用。破壞形象的背後是否隱含著更多深刻的謎底？這些謎底時至今日，也許仍是不可解的，但是人們不能因為不知道，就認為它們不存在。

已有前人發現莊子作者在選擇孔門弟子方面排除了文學的子游、子夏¹⁹，這個發現被該作者作為結論的一部份，若再進一步地探討，以孔子與孔門弟子所組成的儒者團體對《莊子》有何作用？而《莊子》作者又如何滲透儒者集團，完成互相滲透的融合？

人文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一點在於，有時候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得到完美且盡如人意的解釋，但是至少透過這些問題，意識到自我的存在與價值。這並不是說我們理應唱反調，而是說應該在「不疑」之處發現「有疑」，否則我們終究受到自我矇蔽，接受前人便宜的解釋，輕易地放過問題，也放過了自己。

本文研究動機即是以解答這些疑惑為最終之目的，並期望至少能較好的理解

¹⁹ 丁千惠：〈莊子寓言人物再論—孔門弟子〉，《臺中商專學報》(文史·社會篇)，第二十六期，1994年，頁124。

儒者形象在莊書中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二、方法上的改良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方法

本文從前人的研究成果，發現遺留至今未曾解析的一些問題：

(1)首先，目前論述多言孔子、顏回，忽略了其他幾位儒家弟子，是以本文研究對象為孔子及其弟子們的儒者，儒者在本文不僅為一集體形象，亦有分殊類型的論述，如顏回、子路、子貢、冉求、子張、原憲、曾子等。

(2)其次，目前已有的論著有些已能注意到孔子與其弟子在莊書出現的意義，如：姚彥淇的《莊子中的「孔」／「顏」論述研究》，這部論文將孔子、顏回分列為第二章、第三章，為目前述及此一議題的慣用章節安排。另又如高君和的《論《莊子》的人物系譜》，這部論文為目前將莊書中的人物系統化論述的專著，附錄中的「《莊子》人物出處表」極為詳細，其中也包含儒者。而楊兆貴的《先秦古籍關於孔子論、述的分析》中的第六章，對於《莊子》關於孔子的論、述有初步的研究概況，其文敘述完整，唯獨主要為「述」而少立「論」，較為簡要。另王季香的《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一文中也有一部分言及莊書中的儒門人物。

就筆者目前所知的研究成果，整體而言，均重視儒者形象在莊書中的出現，已能指出若干「現象」或「關鍵點」，如王季香認為：

幾乎莊子重要的思想主張都通過孔子和顏回的對話呈現出來。顯見莊子對他們的「借重」和「看重」。²⁰

在此所稱的重要思想指的是「心齋」與「坐忘」，莊子作者將重要的心齋與坐忘，兩度均交由孔子和顏回論述而出，這其中所代表的意義，似乎有待後人發掘，這樣的現象不僅可以對傳統的詆毀醜化說提出反駁，也是莊書的一大顯著的特色。

²⁰ 王季香：《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253。

目前已有的論著，發現了問題，卻無法穿透這些問題，大多停留在如以上引文的階段而打轉或是中止討論，在前人的章節安排上，大抵都使用分門別類式的歸納法，如前所述的以人或以書分爲一章章，這樣的分法勢必使得歸納法的缺點湧現，例如重言一類、寓言一類，屬於重言又屬於寓言的部份，於是很難在這樣的系統下達到較好的效益，而儒者的出現大多數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因此，對話的方式成爲本文規劃一開始的分類方法。不過，很快地又遇到一些問題，有些人物無法被歸類，而儒者與儒者之間的對話又佔絕大多數，因此，會造成某一章篇幅極大，而另一章篇幅極小的窘況；其次，有相關性質或場景相同而立意互異的主題群無法進入這種章節安排的系統。

而後，我先捨棄了對話模式，直接採用專題的方式分類，卻又發現無論如何歸類整理，最終仍會有架構殘缺不全的漏洞。於是，我採用立論專題與對話模式的雙重方式劃分章節，可是，這種劃分方式卻又不可避免被討論的章節重複出現的現象。於是，我先找出全書所有提及孔子與其弟子的部份，作出一個《莊子》中的儒者在各篇出現的交涉人物、言語、事跡的簡表，成爲現今附錄的部份，分類原則不再使用以一個人物爲一個單位的方式，而著重於對話模式，因爲《莊子》作者群不注重論、述儒者的生平事跡，多半透過言談的交涉來刻畫他們的形象與闡述他們的內容²¹，因此，這份簡表保持這種「言」重於「事」的基本特徵，將言置於事之前，事跡通常是作爲言談交涉的背景。

在歸納整理出四十五則關於儒者的出現部份之後，在對應之前所整理出的兩種相對系統，去其重複，以主題爲一個單位的分類方式，找出一些專題，並構成意義，如：道的境界、困境、禮樂仁義之辯。另外，以對話模式爲分類的方法，大抵可分爲儒者與儒者之間的內部對話、儒者與他人的外部對話兩大項，其中的線索是思辯，表現在一來一往的言談交涉。在這些大的項目之後，再依次分列小項，逐步推演出於今日錄中的章節，而這一套章節安排，也是本文最初立論的思考模式。

(二)、研究範圍

²¹ 類似的說法可見於楊兆貴：《先秦古籍關於孔子論、述的分析》，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69。

研究的範圍雖為《莊子》中出現儒者的四十餘處記載，主要的研究範圍是儒者發言或表達意見的部份，關於本文目前所整理出的四十五則，並非依照三十三篇的順序一則則地解說，而是在某一議題或類型中舉例，本文並不打算強為解人，只是在各種討論中心的類型下，舉例說明這些構成意義的部份，並期望做到大致可能含攝《莊子》關於儒者形象的解析。

三、目前研究成果總覽

(一)、台灣地區

在專文論著方面，黃錦鉉的〈莊子筆下的孔子〉，位在《莊子及其文學》一書的第五篇，此文一開始便反對詆毀說與莊子源出儒家說，針對這兩個完全相反卻在當時同時存在的說法提出反駁的舉證，篇幅僅有短短五頁，也沒有形成一個定論，因此，無法被歸類為三說中的任何一說，只能看出他支持〈莊子祠堂記〉的立場，認為只有曠達的莊子才能了解孔子的偉大。吳冠宏的《聖賢典型的儒道意蘊試詮》中，丙篇的第一章論述《論語》、《莊子》顏子形象的塑成與定位，首先商榷「莊子之學傳自顏氏之儒」的命題，並傾向不贊同此說，而後，以贊語與重言、儒道之際兩項標題確立顏子形象的塑造與定位。此外，林語堂在《中國哲人的智慧》一書曾估計孔子及其弟子的出現次數；陳啓雲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述及《莊子》中的儒者；王叔岷於〈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表達一些超脫世俗的見解。

碩、博士論文方面，目前所見最早提及者為楊兆貴的碩士論文—《先秦古籍關於孔子論、述的分析》中的第六章，關於《莊子》一書對孔子的論、述，他採用劉笑敢將外雜篇分成三派的分法，來綜觀各個後學學派的不同論調。另在王季香的博士論文—《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中，有列出一些界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人格類型，如弦歌不已的儒士、安貧樂道的顏回，惟主要立論不及於此，是以著墨不多，僅寥寥數頁。目前所見專門論述者為姚彥淇的碩士論文—《莊子中的「孔」／「顏」論述研究》，對於《莊子》中的孔子、顏回形象頗能掌握，結論

的部份與我最初思考的方向有一致之處，亦受惠良多，如「莊儒關係」的啓示，即為本文思考的起點。另外，高君和的碩士論文—《論《莊子》的人物系譜》是關於《莊子》中眾多人物的系譜整理，其附錄的部份甚為詳細清楚，值得參考。

在期刊論文的部份，有謝大寧的〈莊子對孔子的評價〉一文，這篇文章主要立場為反對傳統的醜化說，認為莊子是以孔子為真人典型。1994年，丁千惠的〈莊子寓言人物再論—孔門弟子〉斷言莊書透過二十則寓言來論述孔門弟子，主要在於傳達莊子學派的觀點，更表現對儒家學理的評價，發現莊書中的儒生只缺四科十哲中的傳經之徒—子游、子夏，並認為這是莊子作者有意挑選的。陸建華的〈莊、孔關係略論〉以儒道根本對立的立場貫穿全文，視《莊子》批孔較多的原因，解為其熟悉、精通儒家經典之故。莊文福的〈《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探析〉一文，認為莊子雖歸本老子，亦有深於孔子學說之要旨。施依吾的〈試析《莊子》中儒門出現的因緣及孔子之生命思想—以內、外篇為中心〉，此篇提出了幾個穿透點，不再圍繞著舊有眾說打轉，在根本立場上，揚棄了莊書毀孔的說法。唯受限於「外雜篇的真實作者問題」，是以使用材料方面有所取捨。

(二)、大陸地區

在大陸地區的專門著作中，目前可以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一書為代表，這本書可以說是孔子從生前到死後的形象演變史，其中第二部份的第三章是戰國諸子多維視野中的孔子，孔子的形象已為諸子所用，莊書中的儒者，是對當時這種流行趨勢的一種反應。

自1994年起，關於莊書中的孔子，大陸學界有多位學者對此發表意見，如陳品川：〈《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本文認為孔子既是「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形象」，又是「道家的反面形象」，並認為儒道兩家之間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滲透。方勇：〈論《莊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與解說者的偏執〉，本文將孔子分為三個面貌，分別是以儒家面貌出現的孔子、由儒而道的孔子、以道家面貌出現的孔子，最後認為司馬遷的「詆訛」說，還是大致可取的。

1995年的羅仲祥：〈論《莊子》哲學中孔子思想的定位及其文化學意義〉，主要是認為孔子在莊書中具有足以肯定的定位，並認為這裡的孔子是歷史上的一個

真實的孔子，提出「拿來主義」，莊子選擇、批判、吸取、認同孔子思想，取彼之思想為己所用。

1996 年的李霞、李峰：〈從《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衝突〉，本文以為莊子透過否定、改造、重塑孔子的邏輯進程實現其抑儒揚道的目的。1999 年的張岩：〈由儒而道及道家的代言人－《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本文探討莊書中兩種變形的孔子形象及其塑造成功的原因，其一，由儒而道轉變中的孔子，其二，道家的代言人，張岩在 2001 年又有〈先秦典籍中的孔子形象對後世的影響〉、〈試析戰國諸子著作中孔子形象發生形變的原因〉兩篇文章。

另外值得參考的還有 2001 年的曹小晶：〈從《莊子·內七篇》中兩個不同的孔子形象談莊子的思想〉，認為內七篇裡有兩個不同的孔子形象，原本的與莊化的，透過對兩者的分析，結論是孔莊是一家，都以人生哲學為其主體，對社會都很關注，只是莊子比孔子的思想更加深邃，雖然莊子超越了孔子，但是這種超越不是真正的逍遙自在，而是在珍惜生命與拯救天下的兩難中痛苦著，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數千年來儒道並存、互相交融的心態與雙面人格。2003 年的羅建新：〈論《莊子》對孔子的改塑〉，認為孔子是莊子的代言人，是為道家服務的。

關於以上各篇專著與論文的見解已大抵整理於問題之緣起一章的三說部分，是以不再贅述。多數的學者都集中探討孔子形象，少數提及門下弟子，而視其為一整體的儒者形象者目前仍未出現。整體而言，大陸學者的著作雖多，但在引證與論述上，仍嫌不足，多半是各抒己見，可能是限於篇幅，可能是學術風格不一。他們的優點是注意到並且願意為這一個長期乏人關注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而見解之多已經不限於某一種相同或相似的說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察角度。缺點在於，為己說立論的證據不足，或是缺乏較為客觀的證據，以致於可能只是一種心得表白，雖說是一家之言，實不能說是嚴謹的研究。

儘管如此，台灣與大陸的前人累積而成的學術研究成果，仍然提供了本文在論述策略上的一些借鏡，儘管他們各有優劣得失，但都對未來的研究構成經驗的累積，也因為這些前輩們的關注，使我評估到這樣的題目似乎還有發展的空間。